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自序

后儒之读《宋史》者，尝以繁芜为病。夫《宋史》固繁且芜矣，然辽、金二史，则又有讥其疏略者。夫《辽史》百十六卷，《金史》百三十五卷，较诸四百九十六卷之《宋史》，固有繁简之殊，然亦非穷累年之目力，未必尽能详阅也。柯氏作《宋史新编》凡二百卷，薛氏《宋元通鉴》百五十七卷，王氏《宋元资治通鉴》六十四卷，陈氏《宋史纪事本末》百有九卷，皆并辽、金二史于《宋史》中，悉心编订，各有心得，或此详而彼略，或此略而彼详，通儒尚有阙如之憾，问诸近今之一孔士，有并卷帙而未尽晰者，遑问其遍览否也。他如遗乘杂出，纪载宋事，东一鳞，西一爪，多或数帝，少仅一王，欲会通两宋政教之得失，及区别两宋史籍之优劣者，不得不博搜而悉阅之。然岂所望于詹詹小儒乎？若夫宋代小说，亦不一而足，大约荒唐者多，确凿者少：龙虎争雄，并无其事；狸猫换主，尤属子虚；狄青本面涅之徒，貌何足羨？庞籍非怀奸之相，毁出不经；岳氏后人，不闻朝中选帅；金邦太子，曷尝胯下丧身？种种谬谈，不胜枚举。而后世则以讹传讹，将无作有，劝善不足，导欺有余。为问先民之辑诸书者，亦何苦为此凭虚捏造，以诬古而欺今乎？此则鄙人之所大惑不解者也。夫以官书之辞烦义奥，不暇阅，亦不易阅，乃托为小说，演成俚词，以供普通社会之览观，不可谓非通俗教育之助；顾俚言之则可，而妄言之亦奚其可乎？鄙人不敏，曾辑元、明、清三朝演义，以供诸世，世人不嫌其陋，反从而欢迎之。乃更溯南北两宋举三百二十年之事实，编成演义共百回，其间治乱兴亡，贤奸善恶，非敢谓悉举无遗，而于宏纲巨目，则固已一一揭橥，无脱漏焉。且官稗并采，务择其信而有征者，笔之于书；至若虚无恫恍之谈则概不阑入，阅者取而观之，其或有实事求是之感乎！书成，聊志数语，用作弁言。中华民国十一年元月古越蔡东藩自识于临江书舍。

蔡东藩及其《中国历代演义》

柴德赓

中国历史悠久，史料非常丰富，单是一部廿四史就有三千几百卷，其余的史书更不知多少倍于此数。在史料丛杂、头绪繁多的情况之下，学者虽穷年累月，未必能尽读这么多的书；就是读了，这些书本身的错误不少，亦未必都有用处。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写出几部史实可靠，观点正确，既有系统，又有重点的通史，让大家对祖国的历史有个共同的正确的认识。这方面工作正在进行，且已取得一定的成绩。

不过，历史知识的传播，不是一种、两种体裁或一部、两部著作所能全部担负的。体裁不同，内容便受限制；对象不同，要求随之而异。作为一般的历史读物，既要有丰富的正确的历史知识，也要文字生动活泼，才不致阅不数卷便打呵欠。因此目前迫切盼望多出一些通俗历史读物，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像近年陆续出版的《中国历史小丛书》，是很受大家欢迎的。这方面目前仅仅是开始，工作当然是繁重的。

至于长篇的历史演义小说，像《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一类的书，也是大家所欢迎的。这一类书范围既广，故事性也强，如果观点正确，写作技巧好的话，也能给予群众一定的历史知识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和历史知识，在新的历史演义小说还没有出来以前，是否可以考虑重印一些比较可取的旧的演义小说呢？我看是可以的。这里特别提出来谈谈蔡东藩先生所著的《中国历代演义》这部书。

蔡东藩的《中国历代演义》，原名《历朝通俗演义》，是一部五百万字以上的历史演义。他从秦始皇写起，一直写到一九二一年，共写了两千一百六十六年的事情。全书共十一部、一千四十回。计有：

| | | |
|--------------------|----|---|
| 前汉演义（原名前汉通俗演义 附秦朝） | 一 | 回 |
| 后汉演义（原名后汉通俗演义 附三国） | 一 | 回 |
| 两晋演义（原名两晋通俗演义） | 一 | 回 |
| 南北史演义（原名南北史通俗演义） | 一 | 回 |
| 唐史演义（原名唐史通俗演义） | 一 | 回 |
| 五代史演义（原名五代史通俗演义） | 六 | 回 |
| 宋史演义（原名宋史通俗演义） | 一 | 回 |
| 元史演义（原名元史通俗演义） | 六 | 回 |
| 明史演义（原名明史通俗演义） | 一 | 回 |
| 清史演义（原名清史通俗演义） | 一 | 回 |
| 民国演义（原名民国通俗演义） | 一二 | 回 |

另有许廑父续的四十回。

这十一部书不是在同一个月出版的，作者也不是顺着朝代次序写的。最先写的是《清史演义》，出版于一九一六年。按成书的次序：

| | | | |
|------|------|-------|-------|
| 一、清史 | 二、元史 | 三、明史 | 四、民国 |
| 五、宋史 | 六、唐史 | 七、五代史 | 八、南北史 |
| 九、两晋 | 一、前汉 | 一一、后汉 | |

写完最后一部《后汉演义》，已经到了在一九二六年九月。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陆续印行这十一部演义，都是有光纸石印插图本，当时这部书的销行

量非常大。到一九三五年，会文堂新记书局又把它全部改为铅印本，加上许廑父续的《民国演义》四集四十回，总的书名称《历朝通俗演义》，分装四十四册。另刊《历朝通俗演义改版印行缘起》一册，把全书的序文和每部书的回目搜集在一起。

蔡东藩先生在十一、二年的时间内，连续写出了十一部演义，字数超过五百万，这是一件惊人的事情。他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有介绍一下的必要。

蔡东藩，名邨，浙江萧山临浦镇人，生于一八七七年（清光绪三年），卒于一九四五年，年六十九。蔡东藩二十岁前已中秀才，清末以优贡生朝考入选，分发江西省以知县候补。他到省不久，因看不惯官场习气，称病归里。辛亥革命前一度入福建，亦不久即归，一直住在临浦镇家里。他在《中国历代演义》中常自称作于临江书舍，临江即浦阳江在临浦一带的别名。

蔡东藩在辛亥革命前著过什么书，我们还不知道。辛亥革命那一年他写了一部《中等新论说文范》，这部书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题古越蔡邨著述，邵希雍评校。邵希雍字廉存，号伯棠，山阴人，是蔡东藩的好友。蔡在此书自序中说：

邵君廉存，予畏友也。前著《高等小学论说文范》，尝以稿示予。阅其文，磊落有奇气，假借文字，陶铸国魂，予语之曰：“此所谓发爱国思想，播良善种子也。”邵君曾以鄙言弁卷首。付印后，风行全国，岁销以万计。本年夏，予游闽中归，与邵君道故。邵君拟再著《中等论说文范》一书，苦事烦，不遑赅续，属予成之。予不文，学识又谫陋，当以未能谢。秋初，又以书见招，再三敦勉，觉无可却。甫属稿，而三户闻已兴起矣。就时论事，勉成数十篇，并缀数语以作弁言。窃谓为新国民，当革奴隶性；为新国文，亦不可不革奴隶性。前此老师宿儒，终日咿唔案下，专摹唐、宋诸大家文调，每下笔，摭拾古文一二语，即自命为韩、柳，为苏、王，而于文字之有何关系，绝非所问，是谓之优孟学也可。今此后生小子，入塾六七年，自谓能作三五百字文，实则举报纸拉杂之词，及道听途说之语，掇拾成篇，毫无心得，是谓之盲瞽学也可。之二者，于文字中，皆含有奴隶性者也。夫我伸我见，我为我文，不必不学古人，亦不必强学古人；不必不从今人，亦不必盲从今人。但能理正词纯，明白晓畅，以发挥新道德、新政治、新社会之精神，为新国民之先导足矣。窃不自量，本此旨以作文，不求古典，不阿时好，期于浅显切近，供少年学生之应用而已。

这篇序文，说明了他和邵希雍的关系以及他自己对文字的主张；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在辛亥革为《中等新论说文范》做一序，亦有所说明。序云：

吾同学友蔡君东藩，究心教育有年矣。本岁春，宦游闽中，甫逾月即归，危崖勒马，智士也。夏初与晤申浦，纵谈当世事，蔡君以教育急进为第一义，余深韪之。适余拟续著《中等论说文范》，苦促无暇暑，与之商，未果。入秋余又病，招蔡君至，申前议。蔡君语余曰：“吾续子文，续体例，不续辞意，子无谓我也。”余曰：“唯唯。”书成后，属余评阅。余学识未出蔡君右，安敢评论蔡君文。但蔡君不自赞，余当赞之，附以总评，缀以眉批，并加圈点。

蔡东藩和邵希雍的交谊，从这两篇叙文中充分得到反映。蔡之所以能和会文堂发生关系，主要由于邵的介绍。武昌起义后不久，邵希雍逝世，会文

堂书局因邵著的《高等小学论说文范》需要修改，就请蔡为他修改。这样，蔡和会文堂的关系益趋密切，至一九一六年，他的《清史演义》就问世了。

从《中等新论说文范》这部书中，可以了解蔡东藩对辛亥革命是曾经欢欣鼓舞地歌颂的，可是过了四、五年以后，他失望了，政治热情冷落了。自从写了《清史演义》为社会所欢迎后，他对写演义的兴趣逐渐浓厚。但他毕竟是个爱国的人，有时也在演义中发发牢骚，聊以自慰。他家有藏书，也搜集报纸材料。他博学能文，动笔很快，差不多大半年写一部书。记得他编书时每月从临浦邮局寄出一部分文稿，又从邮局取回几十元稿费，这种低廉的稿费，替会文堂换来了大量的财富。到一九三五年全书铅印时，那时蔡东藩还健在，会文堂就没有请他自己再写几句话，却找了个与这部书毫无关系的卢冀野，在每一种演义之前，写了一篇与本书不相干的序言。

卢冀野甚至于连蔡东藩作书的先后次序也不细看，当他是从古代开始，顺序写到民国的。书店老板对于作者的无视，实在是不公平的。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蔡东藩的家乡临浦镇沦陷了，他离开家乡，辗转避难。直到一九四五年春，这位给我们留下五百万字历史演义的作者，没有看到抗战胜利便与世长辞了。

关于《中国历代演义》这部书应该怎样估价？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本书的编制体例《中国历代演义》是《三国演义》那一类的历史演义，说得更具体些，是毛宗岗改本《三国志演义》那一类体裁的演义，有正文，有批注，有总批。这些批和注，都是蔡东藩一手写成的，他把罗贯中、金圣叹、毛宗岗三人的工作集于一身。从正文说，廿四史头绪纷繁，要写成一部连贯的长篇演义，是不容易的。特别像两晋时期前后有十六国，五代时期出现了十国，事情很零碎，很难贯串。蔡东藩的办法，是以历代王朝兴亡为主，每一朝以中央政府为中心，按年代顺序，记述一代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也涉及经济、文化，而以人物活动来体现。这中间，当然属于帝王将相的事情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居多数。对当时和国内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及对外斗争，根据旧史，大多涉及。至于写农民群众同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他和旧史记载一样，是站在统治集团一方面的。凡是讲到一个重要人物，他必举出他字什么，什么地方人，大致述及其为人，有所褒贬。作为历史知识讲，这一千四十回、五百多万字的演义，内容是够丰富的，叙述是有系统的；至于全面、正确，当然还有很大距离。就文字而论，比较通俗；但融化旧史文字，仍不免有艰深之处。

批注是帮助读者理解史事的，大至可分三类：第一类是解释名词或说明史事前后关系的。如《南北史演义》十三回讲到十六国中的五凉、四燕、三秦、二赵，每个名词下都注明是哪几国。此外如地名、官名、人名或年代也有一些注解。至于后事和前史有关系的，如已见前一演义，或已见本书前若干回也择要注明。这是用胡三省注《通鉴》的旧例，对读者是有帮助的。可惜这种小注，还不够多。第二类是对史事作一些考证，或注明史料出处的。这种注分量比较少，但对读者有启发。第三类是专为批评演义内容是非，或故为惊人之笔，或提醒读者注意的，这一类分量最多。如《唐史演义》第廿七回，讲到张公艺书百“忍”字以进高宗一节，注云：“不没公艺。治家宜忍，治国不专在忍，王船山曾加论辩，可为当世定评。”《明史演义》第廿七回，讲郑和下西洋一节，注云：“郑和三次出洋，……论其功绩，不亚西洋哥仑布。”这是对人物的评论，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至于欲擒故

纵，故为惊人之笔，这是小说家惯技，有时有点意思，多了就腻了。本书中有时讲到男女关系，也有些批注，这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总批是每一回结束后的总论，内容主要是评论史事，有时也讲“演义”结构，都是用文言写的。这好像史论，借以抒发作者对历史的见解。用今天的观点来看，里面有可取之处，也有不可取的。

二、本书的史料根据《中国历代演义》的特点，是取材比较审慎可靠，它主要根据正史及各类比较可信的历史记载，也参考一些野史。蔡东藩没有而且也不主张像一般演义小说那样用虚构故事来写历史演义，他自认为《中国历代演义》是历史演义，不过较为通俗而已，却不是一般演义小说。像《三国演义》，大家已认为是“七分实事，三分虚构”（见章学诚《丙辰札记》），总算和史实不很相远了。他是学《三国演义》的，但他又不满意罗贯中的写法。他在《后汉演义》第一回里说：

罗贯中尝辑《三国演义》……风行海内，几乎家喻户晓，大有掩盖陈寿《三国志》的势力。若论他内容事迹，半涉子虚。一般社会，能有几个读过正史？甚至正稗不分，误把罗氏《三国演义》当作《三国志》相看。……小子所编历史演义，恰是取材正史，未尝臆造附会；就使采及稗官，亦思折衷至当，看官幸勿谓我迂拘呢！

他这种主张，和章学诚《丙辰札记》所说：“实则概从其实，虚则明著寓言，不可虚实错杂，如‘三国’之淆人耳！”可谓不谋而合。他在《唐史演义》自序中说：

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徐懋功（勳）未作军师，李药师（靖）何来仙术？罗艺叛死，乌有子孙？叔宝（秦琼）扬名，未及儿女。唐玄奘取经西竺，宁惹妖魔？……则天淫秽，不闻私产生男；玉环伏诛，怎得皈真圆耦，种种谬妄、琐褻之谈，辞而辟之，破世俗之迷信者在此，附史家之羽翼者亦在此。子虚、乌有诸先生，谅无从窃笑于旁也。

《宋史演义》序亦云：

宋代小说，亦不一而足，大约荒唐者多，确凿者少。龙虎争雄，并无其事；狸猫换主，尤属子虚。狄青本面涅之徒，貌何足羨？庞籍非怀奸之相，毁出不经。岳氏后人，不闻朝中选帅；金邦太子，易尝胯下丧身？种种谬谈，不胜枚举。而后世则以讹传讹，将无作有，劝善不足，导欺有余。为问先民之辑诸书者，亦何苦为此凭虚捏造，以诬古而欺今乎？

从这里可以看出蔡东藩是注重历史的真实性，极力反对杜撰的。小说可以出于虚构，旧小说中有涉及历史人物故事的，往往无中生有，故弄玄虚，无非引人入胜，达到它宣传讽喻的目的。这是小说的特定体裁所决定的，即使是所谓历史小说，也不能纯粹以历史的角度来要求。蔡东藩写《中国历代演义》，是当作通俗的历史读本来写的，这就和旧的演义小说有很大的不同。他的全书中体现最强烈的是忠实于史料，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是考证异同。他这些“演义”都是根据旧有史书的记载写的，史料彼此互异时，他必须决定采取一种说法。大概一般的问题，他只是根据比较可信的史书来写，不作说明。有时他觉得非要说明不可，那就在正文或批

注中加点考证，注明出处。像《后汉演义》八十二回，讲到刘备请到了诸葛亮，与关、张同至新野，由徐庶接入，故人聚首，注云：

“徐庶走马荐诸葛，出自罗氏‘演义’，按‘蜀志’诸葛传中，庶尚留新野，未曾诣操，今从之。”

八十四回徐庶辞刘备归曹操，注云：

《三国志》诸葛亮传详载此事，庶归曹操，系在备当阳败后，且庶毋亦不闻自杀，与罗氏“演义”不同。

《唐史演义》十七回吐谷浑伏允自经死，注云：“从李靖传文，不从《通鉴》。”《宋史演义》三十七回知广德军朱寿昌弃官寻母条注云：

《宋史》寿昌本传谓刘氏方娠即出，寿昌生数岁还家。但据王偁《东都事略》、苏轼《志林》皆云寿昌三岁出母，今从之。

这些考证办法，大致是学《通鉴考异》的，以演义而加考证功夫，他不以一般演义自视可想而知。

第二，是大力辟妄。这里所谓辟妄，主要是指史书上没有记载，而由演义小说虚构出来的事情，他怕读者把这种虚构当作实有其事，故在正文或批注中大力驳斥。如《宋史演义》十六回写陈传之死，有云：

陈抟系一隐君子，独行高蹈，不受尘埃。若目他为仙怪一流，实属未当。俗小说中或称为陈抟老祖，捏造许多仙法，作为证据，其实是荒唐无稽，请看官勿为所惑哩！

第三，是存疑。如《宋史演义》十二回中说：

小子遍考稗官野乘，也没有一定的确证。或说是太祖生一背疽，苦痛得了不得，光义入视，突见有一女鬼，用手捶背，他便执着柱斧，向鬼劈去。不意鬼竟闪避，那斧反落在疽上，疽破肉裂，太祖忍痛不住，遂致晕厥，一命呜呼。或说由光义谋害太祖，特地屏去左右，以便下手。致如何致死，旁人无从窥见，因此不得证实。独《宋史》太祖本纪只云：“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把太祖所有遗命及烛影斧声诸传闻，概屏不录。小子也不便臆断，只好将正史野乘，酌录数则，任凭后人评论罢了。

从这三种情况看来，蔡东藩对史料的选择和运用是经过一番审慎考核的，这不是小说家的任务，而是历史学家的工作。他这十一部“演义”可取之处和可贵之处就在这里。当然，他是一个旧知识分子，没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选用史料不可能完全正确，解释史料更有他的局限性。何况史料本身还有很多问题，他亦不可能一一加以考核和辨别。像明建文帝这个人，当“靖难”之师入南京后，他是死了呢？还是做和尚去了？这个问题，明朝人谈得很热闹，像《致身录》等书，写从亡诸臣及飘泊经过，绘影绘声，究竟可信程度有多少，这是很成为问题的。但蔡东藩却相信它，他在《明史演义》廿五回中大写特写，在总批中又说：

建文出亡，剃度为僧，未必无据。就王鏊、陆树声、薛应旗、郑晓、朱国桢诸人所载各书，皆历历可稽。即有舛讹，亦未必尽由附会。

这种说法，仿佛能自圆其说。其实，他所举这几个人，都不是明初人，他们也是传闻而来，蔡东藩这种看法，未免有点武断了。

不过，总的说来，蔡东藩是个史学湛深的学者，他对待史料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即使个别地方取舍未必尽当，也不能不承认他是尽了相当的力量。特别是《元史演义》的前十回，他从蒙古先世写起，包括西征和四大汗国的建立，事情是极复杂的。蔡东藩嫌《元史》记得太简单，从《元秘史》、《蒙鞑备忘录》、《蒙古源流》、《元史译文证补》，旁搜东西洋有关蒙古史籍译本，源源本本地写。这段历史今天我们读来还觉得费力，他写这些事情所费的力量更可想见。这个人也可以说是历史考证癖的。

正因为他有考证癖，我们觉得他有些注中的考证还可精简。如辽、金、元各族的人名，原来史书是根据当时实际用的名字写的，到清乾隆时有意把它改译一次，这种改译，只有引起混乱，毫无意义。清代历史学者如钱大昕、赵翼等都避免用它，而蔡东藩于《宋史演义》和《元史演义》内经常将人名注明一作某某，如阿保机一作安巴坚之类，实在无此必要。他怕不注读者不知道，不知注了更易引起混淆，这是他所意识不到的。

三、本书的历史观点蔡东藩是个旧知识分子，受封建思想影响很深。但同时他又受到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洗礼，曾醉心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以为经过革命一切都可以好了。不想辛亥革命以后，军阀割据，政客朝三暮四，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步步加紧，这种情况，使他感到苦闷，以致愤慨。在他编的《中等新论说文范》中就有“国耻论”一篇云：

革命以后，耳目一新，若可与谋雪耻矣。乃二三雄桀，偶一得志，或且营宫室，拥妻妾，但顾行乐，不顾雪耻。……嗟乎！寇深矣。可若何？而环顾吾国，仍无一誓雪国耻者。夫无一誓雪国耻之人，是终于无耻者也。我不敢谓此终于无耻者其国即亡也，我亦不敢谓此终于无耻者其国不即亡也。惟外族方张，鉴吾国民之不复知耻，将奴我辱我，我国民乃真万劫不复矣！

蔡东藩这种议论，一方面反映辛亥革命本身的不彻底，一方面也反映这一时期头脑比较清醒的知识分子的苦闷。随着时势的发展，这种苦闷越来越深，愤慨也越来越甚。他在《民国演义》自序中说：

回忆辛亥革命，全国人心，方以为推翻清室，永除专制，此后得享共和之幸福。而无意狐狸狡猾，迄未有成。……所幸《临时约法》，绝而复苏，人民之言论自由，著作自由，尚得蒙“约法”上之保障，草茅下士，就见闻之所及，援笔直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此则犹是受共和之赐，而我民国之不绝如缕，未始非赖是保存也！

本此宗旨，他在《民国演义》中，对当时军阀政客冷讽热嘲，对汉奸卖国贼如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贬斥不遗余力，而对“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则予以大力赞扬。他在《五代史演义》第一回中说：

照此看来，欲要内讧不致蔓延，除非是国家统一；欲要外人不来问鼎，亦除非是国家统一。若彼争此夺，上替下凌，礼教衰微，人伦灭绝，无论什么朝局，什么政体，总是支撑不住。眼见得神州板荡，四夷交侵，好好一个大中国，变做了盗贼世界，夷虏奴隶，岂不是可悲可痛吗！

他这种爱国忧民的思想，在他的“演义”中常常可以看到。不过他的思想仅止于此，没有再向前发展了。

蔡东藩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正直廉洁的人物，表示尊敬，加以表扬，但也不是盲目崇拜。像陆秀夫这样的人，他当然是崇拜的，但对陆在崖山患难之中，“尚日书大学章句，训导嗣君”，他批了一句：“其行甚迂，其志可哀！”像方孝孺这种硬汉，他也为之歌咏赞叹，但他对孝孺当军事紧急时向建文帝的屡次奏语，一则批曰：“此老又出迂谋”；再则批曰：“还是迂说”；三则批曰：“迂腐极矣”。这可以说他是有自己见解的，不随人短长。可也有偏激之见，他在《民国演义》中却欣赏张勋，第八十四回的总批中说：

但观民国诸当局之各私其私，尚不若张辫帅之始终如一，其迹可皆，其心尚堪共谅也。

这虽是有所为而发，究竟不能算是正论。

蔡东藩对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虽然承袭了旧史的大汉族主义观点，但也有实事求是的地方。他对元朝初年的历史叙述很详，并无多大贬语；对清朝历史的评论，也有不少地方比较公正。他在《清史演义》第一回中说：

后来武昌发难，各省响应，竟把那二百六十八年的清室推翻了，二十二省的江山光复了。自此以后，人人说清朝政治不良，百般辱骂；甚至说他是犬羊贱种，豺虎心肠。又把那无中生有的事情附会上去，好像清朝的皇帝，无一非昏淫暴虐；清朝的臣子，无一非卑鄙龌龊，这也未免言过其实哩！……小子无事时，曾把清朝史事，约略考究，有坏处，也有好处；有淫暴处，也有仁德处。若照时人所说，连两三年的帝位都保不牢，如何能支撑到二百六十多年？

像这种说法，还是比较客观的。他又在第三十回中说：

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守成之中，兼寓创业。……自奉勤俭，待民宽惠。……满族中得此奇人，总要算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了！

这个对康熙的评语，更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他在全书中反对迷信，对宗教迷信采取否定的态度，这一点比较突出。但他毕竟是封建思想浓厚的人，他的历史观点有比旧史学家进步的一面，可是主要面仍是传统的唯心史观。

贯穿在《中国历代演义》中最显著的错误观点，是贬低农民起义。以陈胜、吴广那样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司马迁曾把陈胜列入世家，比之于汤武革命；蔡东藩在《前汉演义》第九回总批中却说陈胜、吴广是：

贪富贵，孳孳为利。……起兵于蕲，实则皆为叛乱之首而已。杀将驱卒，斩木揭竿，乱秦有余，平秦不足。

这些话，充分表示他的地主阶级立场是根深蒂固的。所谓“乱秦有余，

平秦不足”，明明是农民起义推翻暴秦统治以后，胜利的果实被地主阶级的野心家篡夺了，他却反过来说农民只能破坏社会安宁，不能安定社会秩序，这是因果倒置。

最严重的问题是对于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认识。《中等新论说文范》有“论洪杨失败之原因”一文，其中有一段说：

洪杨有革命之思想，而无革命之政术。洪杨皆盗魁，托天父天兄以愚人，犹是白莲、天理诸教徒之未算耳！堂堂正正之师，彼固未尝耳闻及之也。且其起事以后，蹂躏十余省，戮杀无算，至今父老犹痛嫉之。

这是他在辛亥革命那一年的思想，他反对洪杨，但总算还承认洪杨“有革命之思想”。到写《清史演义》六十二回时，他不但不承认洪杨有革命思想，甚至于说：

曾国藩始练湘勇，继办水师，沿湖出江，为剿平洪杨之基础。后人目为汉贼，以其辅满灭汉故。平心而论，洪杨之乱，毒痛海内，不特于汉族无益，反大有害于汉族。是洪杨假名光复，阴张凶焰，实为汉族之一大罪人。曾氏不出，洪杨其能治国乎？多见其残民自逞而已！故洪杨可原也而实可恨，曾氏可恨也而实可原。

第七十三回又说：

后人还说“长毛”乃是义兵，实是革命的大人物，小子万万不敢赞同。

这两段话露骨地反映了蔡东藩反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根本立场。他明知辛亥革命时期的人已经把曾国藩叫做“汉贼”，把太平军称为“义兵”，而他却左一个“长毛”，右一个“罪人”。这比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远远落后。

其次，他对旧的历史评论中的所谓“女祸”，看得非常严重。在前后汉“演义”中大说女宠，在《唐史演义》开篇就发挥“唐乌龟”的议论，他说：

唐朝演义，好做了三段立论：第一段是女祸，第二段是阉祸，第三段是藩镇祸。若从根本问题上解决起来，实自宫闱淫乱，造成种种的恶果。所以评断唐史，用了最简单的三字，叫做“唐乌龟”。这真所谓一言以蔽呢！

把女祸作为亡国乱政的主要原因，这是旧的历史学家轻视妇女的结果。这部书中，常常把亡国的罪过推给后妃，即使在一般叙述中，也常常有轻视妇女的议论，特别是在批注中，随处可见。像《南北史演义》第十六回注云：“世间最毒妇人心”；《五代史演义》第二十九回注云：“妇人心肠究比男子为毒。”这都是旧社会轻视妇女的恶毒语言。不仅如此，作者对“演义”中男女关系，虽自言不敢导淫，可是在不少地方却有意渲染，这也是和轻视妇女思想分不开的。

此外，这部书中还有许多旧的历史观点，这里就不及一一指出了。总之，我们对于《中国历代演义》，既要重视其中的精华，也要批判其中的糟粕，才是对待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

一九六二年十月

重印说明

这套历史演义，原名《历朝通俗演义》，包括前汉、后汉、两晋、南北史、唐史、五代史、宋史、元史、明史、清史、民国等十一种，于1916年至1926年9月陆续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印行，系有光纸石印插图本。1935年加上许廑父续写的《民国演义》四十回，改为铅印本。1962年，我社根据铅印本重印，改名为《中国历代演义》、先出版的有《前汉演义》、《后汉演义》、《两晋演义》三种。1979年，又将《南北史演义》等八种陆续出齐。

作者蔡东藩是清末民初的一位历史学家和演义作家。他在写这套演义时，史料上一遵其“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以尚虚诬”的原则，十分注重历史的真实性，对史料选择和运用都经过一番审慎的考核。因此，这一套断代史通俗读物问世后，流传很广，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在历史知识的传播上，起着二十四史等正史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当然，这套书由于作者受时代的局限，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选用史料和解释史料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诸如对农民起义的错误认识以及民族关系上的大汉族主义观点等。希望读者阅读此书时加以分析。

本书这次重印是根据我社1962年和1979年版重印的。经过多年的广为流传，我们听取了读者的意见，此次重印又作了认真的校勘，这对本书质量的提高会是有益的。我社1962年重印《前汉演义》等书时，曾请柴德赓先生写了《蔡东藩及其〈中国历代演义〉》一文，对本书内容及其作者作了评介，现仍印在卷首，供读者参考。

一九五年五月

宋史演义

第一回 河洛降神奇儿出 世弧矢见志游子离乡

“得国由小儿，失国由小儿。”这是元朝的伯颜拒绝宋使的口头语，本没有甚么秘讖作为依据，但到事后追忆起来，却似有绝大的因果隐伏在内。宋室的江山，是从周主宗训处夺来，宗训冲龄践阼，晓得甚么保国保家的法儿？而且周主继后符氏又是初入宫中，才为国母，周世宗纳符彦卿女为后，后殂，复纳其妹，入宫才十日。所有宫廷大事，全然不曾接洽，陡然遇着大丧，镇日里把泪洗面，恨不随世宗同去。可怜这青年嫠妇，黄口孤儿，茕茕子立，形影相吊，那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便乘此起了异心，暗地里联络将弁，托词北征，陈桥变起，黄袍加身，居然自做皇帝，拥兵还朝。看官！你想七岁的小周王，二十多岁的周太后，无拳无勇，如何抵敌得住？眼见得由他播弄，驱往西宫，好好的半壁江山，霎时间被赵氏夺去，还说是甚么禅让，甚么历数，甚么保全故主，甚么坐镇太平，彼歌功，此颂德，差不多似舜、禹复出，汤、文再生。中国史官之不值一钱，便是此等谀颂所累。

这时正当五季以降，乱臣贼子抢攘数十年，得了个逆取顺守、彼善于此的主儿，百姓都快活得很，那个去追究隐情？因此远近归附，好容易南收北抚，混一区夏，一番事情，两番做成，这真叫作时来福辘，侥幸成功呢。偏是皇天有眼，看他传到八九世，降下一个劲敌，把他河北一带，先行夺去，仍然令他坐个小朝廷。康王南渡，又传了八九世，元将伯颜，引兵渡江，势如破竹。可巧南宋一线，剩了两三个小孩子，今年立一个，明年被敌兵掳去，明年再立一个，不到两年，又惊死了，遗下赵氏一块肉，孤苦伶仃，流离海峽，勉强过的过了一年，徒落得崖山覆没，帝子销沉。就是文、陆、张几个忠臣，做到力竭计穷，终归无益，先后毕命，一死谢责。可见得果报昭彰，天道不爽，凭你如何巧计安排，做成一番掀天揭地的事业，到了子孙手里，也有人看那祖宗的样子，不是巧取，便是强夺，悖入悖出，总归是无可逃避呢。为世人作一棒喝，并非迷信之言。不过恶多善少，报应必速；善多恶少，报应较迟。试看朱温、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郭威等人，多半是淫凶暴虐，善不敌恶，自己虽然快志，子孙不免遭殃，忽而兴，忽而亡，终计五季十三君，一古脑儿只四五十年。独两宋传了十八主，共有三百二十年，这也由赵氏得国以后，颇有几种深仁厚泽维系人心，不似那五季君主，一味强暴，所以历世尚久，比两汉只短数十年，比唐朝且长数十年，等到山穷水尽，方致灭亡。这却是天意好善，格外优待呢！

小子闲览宋史，每叹宋朝的善政，却有数种：第一种，是整肃宫闱，没有女祸；第二种，是抑制宦官，没有阉祸；第三种，是睦好懿亲，没有宗室祸；第四种，是防闲戚里，没有外戚祸；第五种，是罢典禁兵，没有强藩祸。不但汉、唐未能相比，就是夏、商、周三代，恐怕还逊他一筹。但也有两大误处：北宋抑兵太过，外乏良将，南宋任贤不专，内乏良相。辽、金、元三国，迭起北方，屡为边患。当赵宋全盛的时候，还不能收复燕、云十六州。后来国势日衰，无人专阃，寇兵一入，如摧枯拉朽一般，今日失两河，明日割三镇，帝座一倾，主子被虏。到了南渡以后，残喘苟延，已成弩末，稍稍出了几员大将，又被那贼臣奸相，多方牵制，有力没处使，有志没处行，风波亭上，冤狱构成，西子湖边，骑驴归去。大家心灰意懒，坐听败亡，没奈何迎敌乞降，没奈何蹈海殉国。说也可怜，两宋三百二十年间，始终被夷狄所制，终弄到举国授虏，寸土全无，彼时惩前毖后的赵太祖，那里防得到这

般收场？其实是人有千算，天教一算，若非冥冥中有此主宰，那篡窃得来的国家，反好长久永远，千年不败。咳！天下岂有是理吗？总冒一段，仍归到篡窃之罪，笔大如椽，心细似发。看官不要笑我饶舌，请看下文依次叙述，信而有征，才知小子是核实陈词，并非妄加褒贬哩。稗官野乘，一同俯首。

且说后唐明宗天成二年，洛阳的夹马营内，生下一个香孩儿，远近传为异闻。什么叫作香孩儿呢？相传是儿初生，赤光绕空，并有一股异香，围裹儿体，经宿不散，因此叫作香孩儿。从异闻入手，下笔突兀。或谓后唐明宗李嗣源，继昨以后，每夕在宫中焚香，向天拜祝，自言某本胡人，为众所推，暂承唐统，愿天早生圣人，为生民主，拨乱反正，混一中原。谁知他一片诚心，感格上苍诞生灵异，洛阳的香孩儿，便是将来的真命天子，生有异征，也是应有的预兆。香孩儿事见正史，虽或由史官谀颂，但崛起为帝，传统三百年，当非凡人可比。究竟这香孩儿姓甚名谁？看官听着！便是宋太祖赵匡胤。画龙点睛。他祖籍涿州，本是世代为官，不同微贱。高祖名朮，曾受职唐朝，做过永清、文安、幽都的大令。曾祖名朮，历官藩镇，兼任御史中丞。祖名敬，又做过营、蓟、涿三州刺史。父名弘殷，少骁勇，善骑射，后唐庄宗时，曾留典禁军，娶妻杜氏，系定州安喜县人，治家严毅，颇有礼法，第一胎便生一男，取名匡济，不幸夭逝，第二胎复生一男，就是这个香孩儿。香孩儿体有金色，数日不变。难道是罗汉投胎？到了长大起来，容貌雄伟，性情豪爽，大家目为英器。乃父弘殷，历后唐、后晋二朝，未尝失职。香孩儿赵匡胤出入营中，专喜骑马，复好射箭，有时弘殷出征，匡胤侍母在家，无所事事，辄以骑射为戏。母杜氏劝他读书，匡胤奋然道：“治世用文，乱世用武，现在世事扰乱，兵戈未靖，儿愿娴习武事，留待后用，他日有机可乘，得能安邦定国，才算出人头地，不至虚过一生呢。”人生不可无志，请看宋太祖自负语。杜氏笑道：“但愿儿能继承祖业，毋玷门楣，便算幸事，还想甚么大功名、大事业哩！”匡胤道：“唐太宗李世民，也不过一将门之子，为什么化家为国，造成帝业？儿虽不才，亦想与他相似，轰轰烈烈做个大丈夫，母亲以为可好么？”杜氏怒道：“你不要信口胡说！世上说大话的人，往往后来没用，我不愿听你瞎闹，你还是读书去吧！”匡胤见母亲动怒，才不敢多嘴，默然退出。

怎奈天性好动，不喜静居，往往乘隙出游，与邻里少年驰马角射，大家多赛他不过，免不得有妒害的心思。一日，有少年某牵一恶马，来访匡胤，凑巧匡胤出来，见了少年，却是平素往来，互相熟识，立谈数语，便问他牵马何事？少年答道：“这马雄壮得很，只是没人能骑，我想你有驾驭才，或尚能驰骋一番，所以特来请教。”匡胤将马一瞧，黄鬃黑鬣，并没有什么奇异，不过马身较肥，略觉高大，便微哂道：“天下没有难骑的马匹，越是怪马，我越要骑他，但教驾驭有方，怕他倔强到那里去！”后来驾驭武臣，亦是此术。少年恰故意说道：“这也不可一概论的。的卢马常妨主人，也宜小心为是。”遣将不如激将，少年亦会使刁。匡胤笑道：“不能驭马，何能驭人？你看我跑一回罢！”少年对他嘻笑，且道：“我去携马鞍等来，可好么？”匡胤笑道：“要什么马鞍等物。”说至此，即从少年手中，取过马鞭，奋身一跃，上马而去。那马也不待鞭策，向前急走，但看他展开四蹄，似风驰电掣一般，倏忽间跑了五六里，前面恰有一城，城闾不甚高大，行人颇多，匡胤恐飞马入城，人不及避，或至撞损，不如阻住马头，仍从原路回来。偏这马不听约束，而且因没有衔勒，令人无从羁绊，匡胤不觉焦急，正在马上设

法，俯首凝思，不料这马跑得越快，三脚两步，竟至城闾，至匡胤抬起头来，凑巧左额与门楣相触，似觉微痛，连忙向后一仰，好一个倒翻筋斗，从马后坠将下来。我为他捏一把冷汗。某少年在后追蹶，远远的见他坠地，禁不住欢呼道：“匡胤，匡胤！你今朝也着了道儿，任你头坚似铁，恐也要撞得粉碎了。”正说着，蓦见匡胤仍安立地上，只马恰从斜道窜去，离了一箭多地。匡胤复抢步追马，赶上一程，竟被追着，依然耸身腾上，扬鞭向马头一拦，马却随鞭回头，不似前次的倔强，顺着原路，安然回来。少年在途次遇着，见匡胤面不改色，从容自若，不由的惊问道：“我正为你担忧，总道你此次坠马，定要受伤，偏你却有这般本领，仍然乘马回来，但身上可有痛楚么？”匡胤道：“我是毫不受伤，但这马恰是性悍，非我见机翻下，好头颅早已撞碎了。”言罢，下马作别，竟自回去，某少年也牵马归家，无庸细表。

惟匡胤声名，从此渐盛，各少年多敬爱有加，不敢侮弄。就中与匡胤最称莫逆，乃是韩令坤与慕容延钊两人。令坤籍隶磁州，延钊籍隶太原，都是少年勇敢，倜傥不群，因闻匡胤盛名，特来拜访，一见倾心，似旧相识；嗣是往来无间，联成知己，除研究武备外，时或联辔出游，或校射，或纵猎，或蹴鞠，或击球，或作樗蒲戏。某日，与韩令坤至土室中，六博为欢，正在呼么喝卢的时候，突闻外面鸟雀声喧，很是嘈杂，都不禁惊讶起来。匡胤道：“敢是有毒虫猛兽经过此间，所以惊起鸟雀，有此喧声？好在我等各带着弓箭，尽可出外一观，射死几个毒虫，几个猛兽，不但为鸟雀除害，并也为人民免患，韩兄以为何如？”令坤听了，大喜道：“你言正合我意。”一主一将，应寓仁心。当下停了博局，挟了弓矢，一同出室，四处探望，并没有毒虫猛兽，只有一群喜雀，互相搏斗，因此噪声盈耳。韩令坤道：“雀本同类，犹争闹不休，古人所谓雀角相争，便是此意。”匡胤道：“我等可有良法，替他解围？”令坤道：“这有何难，一经驱逐，自然解散了。”匡胤道：“你我两人，也算是一时好汉，为什么效那儿童举动，去赶鸟雀呢？”令坤道：“依你说来，该怎么办？”匡胤道：“两造相争，统是狠戾的坏处，我与你挟着弓箭，正苦没用，何妨弹死几只暴雀，隐示惩戒。来！来！你射左，我射右，看那个射得着哩！”令坤依言，便抽箭搭弓，向左射去。匡胤也用箭右射。飕飕的发了数箭，射中了好几只，随箭坠下，余雀统已惊散，飞逃得无影无踪了。除暴之法，均可作如是观。两人方囊弓戢矢，忽又听得一声怪响从背后过来，仿佛与地震相似，急忙返身后顾，那土室却无缘无故坍塌下来。令坤惊讶道：“好好一间土室，突然坍塌，正是出人意外，亏得我们都出外弹雀，否则压死室中，没处呼冤呢！”匡胤道：“这真是奇极了！想是你我命不该死，特借这雀噪的声音，叫我出来，雀既救我的命，我还要他的命，这是大不应该的。现在悔已迟了，你我不如拾起死雀，一一掩埋才是。”莫非仁术。令坤也即允诺，当将死雀尽行埋讫，然后分手自归。会晋亡汉继，中原一带，多被辽主蹂躏，民不聊生。匡胤年逾弱冠，闻着这种消息，未免忧叹，恨不得立刻从军，驱除大敌。既而辽主道歿，辽兵北去。事见五代史，故此处从略。匡胤父弘殷，已为匡胤聘定贺女，择吉成婚，燕尔新欢，自在意中，免不得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到了汉乾祐中，隐帝时。弘殷出征凤翔，战败王景，积功擢都指挥使。匡胤未曾随征，在家闲着，又惹起一腔壮志，便欲辞母西行。乃母杜氏，不肯照允，他竟潜身外出，直往襄阳，在途寄信回家，劝慰母妻，那母妻才得知晓，但已无法挽留，只好听他前去。匡胤初经远游，未识路径，本拟向西从父，不意走错了路，反绕道南行，及自知有

误，索性将错便错，顺道行去。所苦随身资斧，带得不多，行至襄阳，一无所遇，反将川资一概用尽。关山失路，日暮途穷，那时进退维谷，不得已投宿僧寺。僧徒多半势利，看他行李萧条，衣履黯敝，已料到是落魄征夫，乐得白眼相对，当下哗声逐客，不容羁留。匡胤没法，只好婉词央告，借宿一宵，说至再三，仍不得僧徒允洽，顿时忍耐不住，便厉声道：“你等秃奴，这般无情，休要惹我懊恼！”一僧随口戏应道：“你又不是个皇帝，说要甚么，便依你甚么？我今朝偏不依你，看你使出什么法儿！”道言未绝，那右足上已着了一踢，不知不觉的倒退几步，跌倒地上。旁边走过一僧，叱匡胤道：“你敢是强徒吗？快吃我一拳！”说时迟，那时快，这僧拳已向匡胤胸前猛击过来。匡胤不慌不忙，轻轻的伸出右手，将他来拳接住，喝一声去，那僧已退了丈许，扑塌一声，也向地上睡倒了。还有几个小沙弥，吓得魂不附体，统向内飞奔。不一时走出了一个小僧，衲衣锡杖，款款前来。匡胤瞧将过去，却是庞眉皓首，羸骨清颜，比初见的两僧，大不相同，不由的躁释矜平，辣然起敬。小子有诗咏那老僧道：

莫言方外乏奇人，参透禅关悟夙因。

愿借片帆风送力，好教真主出迷津。

欲知老僧如何对付，且至下回表明。

看本回一段总冒，已将宋朝三百年事，包括在内。所谓振衣揭领，举网定纲，以视俗本小说，空空洞洞的说了几句套话，固自大相径庭矣。后半叙入宋太祖出身，都是依据正史，不涉虚诞，偏下笔独有神采，令人刮目相看，是盖具史家、小说家之二长，故能隽妙若此。古人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吾于作者亦云。

第二回 遇异僧幸示迷途 扫强敌连擒渠帅

却说寺中有一老僧，出见匡胤。匡胤知非常僧，向他拱手。老僧慌忙答礼，且道：“小徒无知，冒犯贵人，幸勿见怪！”匡胤道：“贵人两字，仆不敢当，现拟投效戎行，路经贵地，无处住宿，特借宝刹暂寓一宵。那知令徒不肯相容，并且恶语伤人，以至争执，亦乞高僧原谅！”老僧道：“点检作天子，已有定数，何必过谦。”匡胤听了此语，莫明其妙，便问点检为谁，老僧微笑道：“到了后来，自有分晓，此时不便饶舌。”埋伏后文。说毕，便把坠地的两僧，唤他起来，且呵责道：“你等肉眼，那识圣人？快去将客房收拾好了，准备贵客休息。”两僧无奈，应命起立。老僧复问及匡胤行囊，匡胤道：“只有箭囊弓袋，余无别物。”老僧又命两徒携往客房，自邀匡胤转入客堂，请他坐下，并呼小沙弥献茶。待茶已献入，才旁坐相陪。匡胤问他姓名？老僧道：“老衲自幼出家，至今已将百年，姓氏已经夫记了。”正史不载老僧姓氏，故借此略过。匡胤道：“总有一个法号。”老僧道：“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老僧尝自署空空，别人因呼我为空空和尚。”匡胤道：“法师寿至期颐，道行定然高妙，弟子愚昧，未识将来结局，还乞法师指示。”老僧道：“不敢，不敢。夹马营已呈异兆，香孩儿早现奇征，后福正不浅哩！”匡胤听了，越觉惊异，不禁离座下拜。老僧忙即避开，且合掌道：“阿弥陀佛，这是要折杀老衲了。”匡胤道：“法师已知过去，定识未来，就使天机不可泄漏，但弟子此时，正当落魄，应从何路前行，方可得志？”老僧道：“再向北行，便得奇遇了。”匡胤沉吟不答，老僧道：“贵人不必疑虑，区区资斧，老衲当代筹办。”有此奇僧，真正难得。匡胤道：“怎敢要法师破费。”老僧道：“结些香火缘，也是老衲分内事。今日在敝寺中荒宿一宵，明日即当送别，免得误过机缘。”说至此，即呼小沙弥至前，嘱咐道：“你引这位贵客，到客房暂憩，休得怠慢！”小沙弥遵了师训，导匡胤出堂，老僧送出门外，向匡胤告辞，扶杖自去。

匡胤随至客房，见床榻被褥等都已整设，并且窗明几净，饶有一种清气，不觉欣慰异常。过了片刻，复由小沙弥搬入晚餐，野簌园蔬，清脆可尝。匡胤正饥肠辘辘，便龙吞虎饮了一番，吃到果腹，才行罢手。待残肴撤去，自觉身体疲倦，便睡在床上，向黑甜乡去了。一枕初觉，日已当窗，忙披衣起床，当有小沙弥入房，伺候盥洗，并进早餐，餐毕出外，老僧已扶杖伫候。两下相见，行过了礼，复相偕至客堂，谈了片刻。匡胤即欲告辞。老僧道：“且慢！老衲尚有薄酒三杯，权当饯行，且俟午后起程，尚为未晚。”匡胤乃复坐定，与老僧再谈时局，并问何日可致太平。老僧道：“中原混一，便可太平，为期也不远了。”匡胤道：“真人可曾出世？”老僧道：“远在千里，近在眼前，但总要戒杀好生，方能统一中原。”赵氏得国之由，赖此一语。匡胤道：“这个自然。”两下复纵论多时，但见日将亭午，由小沙弥搬进素肴，并热酒一壶，陈列已定，老僧请匡胤上坐，匡胤谦不敢当，且语老僧道：“蒙法师待爱，分坐抗礼，叨惠已多，怎敢僭居上位哩？”老僧微哂道：“好！好！目下蛟龙失水，潜德韬光，老衲尚得叨居主位，贵客还未僭越，老衲倒反僭越了。”语中有刺。言毕，遂分宾主坐下。随由老僧与匡胤斟酒，自己却用杯茗相陪，并向匡胤道：“老衲戒酒除荤，已好几十年了，只得用茶代酒，幸勿见罪！”匡胤复谦谢数语，饮了几杯，即请止酌。老僧也不多劝，即命沙弥进饭。匡胤吃了个饱，老僧只吃饭半碗，当由匡胤动疑，